劉仲修先生詩文集

劉仲脩先生文集卷七

序記

劉子高詩集序

昔之論詩者曰詩人少達而多窮或為說以解之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耳是二者皆非也惟不以窮達累其心而後辭有大過人者古之詩人若晉陶淵明唐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是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志于時而其胷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雋偉之才高古冲澹之趣以成一家之

言名世而垂後千載之下誦其詩而想見其人猶為之低回嘆息以為不可企及使其感憤鬱積出為羇窮愁嘆之辭譬之寒蟬秋螿哀吟悲唱于濩落之中以自鳴其不幸雖工何足取哉余友西昌劉子高善歌詩其為人學博才贍志趣高遠窮居數十年莫有知者家故業儒而甚貧兄弟三人有宅一區田一頃恒空匱不給豁如也尤樂山水遠近名勝之處無所不至遇孤峯絕壑幽泉茂樹景與意會終日忘返至其為詩秉翰搦牘成于頃刻若不經思而刱意造語覔

絕不羣豈人窮思竭慮不能及也其多至十餘篇而
未嘗抱膝苦吟為憔悴無聊憤懟怨嗟之語及天下
大亂啟隘轉側二十餘年困蹶極矣亦不為少折出
語益奇其器能識量世之知之者寡至于詩莫能槩
其所長也當是時大梁辛敬豫章萬石襄城楊士弘
秣陵周禎亦以歌詩自雄子高與之馳騁上下名聲
相埒石之齒最長特折輩行與交而親善者同郡臏
達也十餘年間數子相繼淪逝而子高遭逢 國朝
起家拜職方郎中出為此平按察使者既已貴顯而

泊然如布衣北平元之故都去家五千餘里唯一童侍側已復遣還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咏或夜分不休其思愈壯其詩愈工然所謂不以窮達累其心而後其辭有大過人者豈不信歟使其傳子後世尚有讀其辭而想見其人而為之低回嘆息者與余嘗至南京子高方為郎中夜宿其寓舍盡出其詩使余評之余未有以復也後四年其門人蕭沖取其平生之稾編次之得若干首將刻而傳焉自西昌走新淦訪余山中請叙其首曰子高之志也嗚呼信可傳

矣而必有待于余余之言果足為子高輕重耶雖然子高之屬余者厚矣乃序而評之曰古體如三代彝器雖簡質而極溫潤律絕如春雲映日流麗可愛樂府歌行如寒泉出谷其音鏘然聽之不窮此可與知者道也

周子諒文序集

亡友廬陵周仲恒其為人狀貌偉然其學無所不通其于古之辭章尤其所篤好也初業進士為時文頃刻數千言儕輩驚服而連屈于有司乃決意棄去而

從事千古自三代兩漢而下凡為文辭者莫不手披口誦而尤愛歐陽永叔之文以為善反覆自竭而其言雅健常稱以語人至其所自為則不拘一體汪洋恣肆極其所欲言雖不偶于時而人亦不能掩其長江西儒學提舉同郡范滙行中書照磨大梁王健皆以文學知名每自以為不及常乎其文署已名以應求者而仲恒自謂莫我知也癸巳春余避兵廬陵遇之歐陽監丞祠下握余手曰比見子之文恨得子之晚也俄出其文百餘篇示余曰世無知者知者唯子

姑一視之吾且槖而藏之矣又曰吾居于今將信于後吾有所托矣問安所托不肯言已而仲恒卒洪武三年秀才歐陽奎持文一通告余曰是仲恒之子曰愷字子諒之所為也余讀之驚曰此奇才必起其家明年愷舉進士及第為虞部主事又明年余至 京師愷來謁要余至其官舍張鐙設飲食出其詩文三帙使余評之蓋向之一通者在焉而又益之以所未覩于是其學問之精博筆力之雄贍豐而不汎乎詞約而能達其意者盡見于其文清新而婉麗舂容巒

遠可咏可歌者盡見于其詩然後知仲恒能以所學教其子而所謂將信于後而有所托者蓋在此也乃為擇其尤者得詩文都若干首使集而錄之而叙其端因道其先人平生以悲其志之不遂而幸其有子且使天下之人知愷之能自樹立者由其父之賢以慰吾仲恒子地下也

春暉堂詩序

人子之子其親也思其顧復劬勞之恩欲報之志靡有旣乎昔之能賦者遂推其志而為寸草春暉之句

千載之下讀之者孝愛之情油然感于其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豈非孔子所謂詩可以興者耶都昌擢仲武構堂以事其母因取其言而命之曰春暉之堂既而仲武爲江西會府從事每驛道往還顧瞻山川之間春陽和煦草木蔥蒨輒動其思親之念焉于是所至之處必徵言于大夫士之賢者以寫其孝思久之得詩凡若干首其言皆稱太夫人之德宜享壽康之福仲武之孝且賢以方剛之力見用于時當益致貴顯以榮其親而　以焉惟　自丞相文公顯于唐世

至樞密某公佐宋為時名臣功德著余仲武克篤忠孝以世其家大夫人聰明淑令婦道母儀刑于厥宗皆宜如所祝而古者養老燕飲皆歌詩以為樂使仲武它日宦成而歸拜夫人堂上故人賓客列侍左右酒行樂作因取諸君之作倚瑟而歌因以為夫人壽其將在是矣若夫追想疇昔行役所經交游之盛而一旦遐隔為之一慨亦將在是矣遂書以為叙

百鑑堂記

洪惟　國朝受命于天肇造區宇既一海內分天下

為　道各置提刑按察司以督察郡國江西所部十
三府之地方數千里厥任尤重故恒以名德重臣為
之使副而參佐以下亦皆選任文學俊杰之才以居
之洪武二年　詔以尚寶丞沛郡安公為江西副使
公儒者方勁嚴重遇事明決而令經歷蜀郡劉君時
為知事與前經歷華君實贊襄之于是期月之間奸
藏蠹息一道肅清而歲適大穰公乃周視官署而與
二君謀曰近世公館必有燕休之室豈徒以為逸豫
而已哉蓋治劇之餘長式賓佐于是款接燕間從容

論議求其失得以為出治之本也前此天下初定力
有未遑今賴
主上之明四海寧謐歲豐民豫百司
庶府咸備制度而風紀之司獨無退食之所庸非缺
與二君皆曰然乃按圖記得捲雨樓之故址于澄清
堂之後曰吾即其舊而圖之可也遂命工經營授以
短度為堂四楹高廣合制上覆以板畫為百斗井規
其內以象縣鑑仰而視之百鑑駢列遂以名堂未幾
汝南韓公來為憲使而僉憲劉公任公夏公與知事
合肥朱君亦先後來蒞共登斯堂咸嘉公之志而韓

曰是不可以不記之命從事廖某走清江之上道意懇欵邀舍至豫章而親喻之曰子宜為記余辭不獲命乃為之言曰惟君子之心至公而無私故能全其心德之明光融昭著萬理畢照天下無以喻之獨鑑之為物靜而有耀善別而無私其取譬莫近乎是然一鑑之明不足以喻其至惟百鑑並列光輝四達而無隱不燭乃可謂天下之至明有象乎君子之心而公之志以為苟居是者非至公極明若百鑑之臨照則無以燭幽察隱而稱其職蓋以示深警之意也

于是在列之君子皆喻公之意協衷同德秉至公之心用明察之知相與垂紳正笏坐乎一堂之上而聲光赫然遠被于部封之內誠有以副其名實而無愧者矣數君子者方以才德簡注　上心勢不得久淹于外而方來之賢無所考徵則刱立之始本與製名之微意將眛而弗彰此韓公所以欲托于文字而汲汲焉以命于余也于是推二公之用心殆古之所謂憂深思遠社稷之臣者與小子執筆而記之與有榮焉韓公名某字某劉公名某字某任公名某字某劉君名

某字某夏君名某字某末君名某字某堂之從若干人衡若干尺經始于三年某月樂成于是年某月也

古愚齋記

臨江貳守常侯彥芳其系出于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七傳而至茂今家潤州雲陽為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干里地曰壽安有別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品一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為記既受命乃為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即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

是

今而非古久矣有 道于今之世者必 起而
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
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
以强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
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于貪殘刻薄變詐之
行于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一反其情以至于大壞
極亂不可救遏而秦用以亡自是而後其流風末俗
浸淫演漫于天下者千有餘年于今其間雖有願治
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茍簡以為當世之

計率不越數千百年法弊禁弛則又往往至于大壞極亂不可救逼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槩可覩已當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況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于是而未有深慮遠圖而振之者豈其沉酗没溺之久而終不可為耶無豪杰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豪杰時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用識天下之變而其于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于流

俗者也今侯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壞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俗之是非因取其所當訾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節而勤勤然欲托于文字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于自信而庶幾其人者歟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侯之志不在于是者不知侯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侯者考焉

風樹亭記

嘉興海鹽潘君萬行君子也方浙右被兵君奉其親避地于杭之海寧久之其先君以南行臺掾使過海寧省其家俄與君之太夫人相繼以疾卒遂合葬于邑之彭坡君築廬墓側執喪其中不忍去于是復構亭墓道名之曰風樹蓋取傳所謂樹欲定而風不止者以表其孝思焉既而歸海鹽會 朝廷以科目取士海鹽之人曰篤學而有志行者莫如潘君宜以應
詔相與告君君固辭明年又 詔貢舉海鹽之人復

強君君不得已起試有司有司第君之行藝以聞遂拜臨江經歷既至郡郡人曰此海寧盧墓者潘君也于是翕然信服其化不煩笞扑政以治辨君由是得以間接儒生而命永之記其風樹亭者或曰盧于墓禮歟曰非禮也親喪居倚廬既虞卒哭柱楣翦屏祥而居堊室禫而復于寢禮也廬于墓非禮也雖然有行之者君子不以為非也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喪畢門人皆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夫弟子之于師猶曰可也況人子之于其親乎故曰有行之

者君子不以為非也且禮之所無而能權其宜者惟
君子能之昔者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
乎哭諸于廟則已戚于野則已疏是由賜也見我吾
哭諸賜氏是所謂禮之所無而能權其宜者也今君
之于海寧蓋僦室以居僦室以居則不可以行親之
喪其廬于墓也豈非能權其宜而合于禮者歟且吾
聞之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賞一人而天下之為善
者勸罰一人而天下之為善者沮其賞罰不勞而勸
沮達者無它使明知所好惡焉耳方今　主上勵精

圖治急于得人取三代貢士之法比歲行之海鹽一小邑耳乃得純孝之士而薦之天子天子偉而官之使贊襄一郡以風示天下俾知　上所意向莫不先德行而後文藝異時有司所取盡得湻朴孝友之人以布列中外而共成雍熙之治豈不盛哉然則風樹者實教化之所係不獨為稱道而已也故樂言之君名與仁字德全其先大梁人五世祖為淅西提刑因家于嘉興之海鹽云

清宵步月圖記

思親步月清宵立此杜子美詩也洪武五年監察御史劉侯彦倫分司江西命善畫者取其語繪以為圖而告清江劉永之曰攜李者吾家之所在也太夫人年八十幸康強無恙侍吾親者吾弟也而吾以官守不得朝夕共養左右每彷徨中夕瞻明月有感于子美之言此圖之所以作也子其為我記之永之以為昔雋不疑之母聞不疑行縣錄囚有所平反即喜笑飲食異于常時故世稱其母為賢母而不疑為孝子今侯以職事按臨江右發伏摘隱動若神明巨奸宿

蠱民以為病者根柢窟穴莫不知之禽獮草　盡置
諸法朞月之間為之肅清于是一道十三府之人莫
不擎手相慶曰害吾生者已去吾其可以生矣夫邑
吏不才致民有空寃者不疑出之所活至少猶足以
慰其毋心今侯除民之蠱使一道十三府之人皆得
以遂其生所活至多夫人聞之其為侯喜笑飲食當
何如耶而天亦將陰相夫人使之康寧壽考備膺多
福此理之必然也然則是圖之作雖以寓其孝思至
所以慰悦其心者則在彼而不在此也蓋太夫人聰

明仁智有昔賢女之風而俟以文學節槩見重一時不下古之名士其識量皆有非人所能及者、而世俗區區之孝愛不足以言之也此不可以不記于是乎書

白晝看雲圖記

唐王右丞維工詩善畫論者謂其詩為有聲之畫而畫為無聲之詩由是後世二者往往取詩人之語而寫之以傳于世然不過山川草木禽魚物類之形少有遠韻即以為奇得而畜之者用以誇示賓客為玩好而已

今御史劉侯獨取杜子美清宵步月白晝看雲之句使畫師畫為二圖以寓其思親憶弟之意則非苟然者夫孝友人之至行而御史法官也執法以正夫人而身不有其行不可今侯于大倫之誼拳拳如此使周行之士有所激勸而孝弟之俗庶幾其興起則一圖之微而所係重矣嗚呼若侯者真知其職任者哉侯之先由彭城徙魏再徙撫李世為宦族博學强記居官剛果有廉直聲其孝友出于天性非有所矯飾勉强也侯命余志之因著其說以示觀者

聽雪軒記

江西行中書省從事高安艾君為室以燕處而命之曰聽雪軒吾郡貳守韋侯間為道其事余曰艾君其賢者乎其能玩心高明者乎夫聽生于聲聲生于物物之為聲者多矣多竅之號風草木之鳴雨流泉之觸石此其相待而為聲者也春鳥秋蟲饑鼯離獸此其有感而為聲者也朝夕之間喧然嘈然而未嘗止也而人之處斯世也窮達得失利害之故交乎其中而未嘗息也于是乎聽之則憂喜悲樂之情從而生

焉雖動于其中者不同均之為逐于外而累于物也
若所謂聽雪則　然當乎嚴冬之際飛雪之零風收
而雨止鳥藏而獸伏草披而木摧泉凝而水沍千里
一潔萬籟俱泯于是乎正衿危坐中扃湛然徐而聽
之喬林之間委環墜玦微聞其簌簌之聲而所謂窮
達得失利害之故憂喜悲樂之情泊然而兩忘是非
賢而能玩心高明者不足以與于此也艾君幼從其
父宦游章貢年方總角而能記誦經史達官貴人召
而試之隨問而答無所凝滯號為奇童今復以通敏

明練之才從事會府凡所以布上之意達下之忱者罔不盡其心所至之處賢士大夫咸稱譽之其識量固有不能及者矣然則居是軒者非艾君其孰能哉俟命余書其說以貽艾君因以為軒記

凝清軒詩序

昔蘇州刺史章應物郡齋燕集賦詩曰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至今誦之以為美談唐補史稱應物性高潔寡欲所至焚香掃室靜坐及讀其詩澹泊簡遠略無世好之累故居收伯之任而暇日與其僚佐賓

容從容賦詩飲酒風流可愛如此殆所謂處富貴而不淫者歟夫高潔寡欲而不淫于富貴非賢者不能何光書生也關一室以栖琴書乃取其詩語而命之曰凝清光其有慕于章者耶光無其位而慕其人者其志同焉耳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蓋士方處窮檐居隱約而其志固已先立矣不遇于世則守之而弗變遭時而得位則推而行之非有二道也然則光雖無位至所謂寡欲不淫者獨不可有其志耶光之居去渝水之南數十里高山大谷之中層巒疊嶂列乎軒

窗清陰美樾交乎几席而光日與其諸父昆弟焚香瀹茗吟誦其間悠然自足無待于外噫光之志真可樂哉光之從父坦郡諸生于郡庠士因坦而光者皆賦詩以遺之而余為之序

脩省堂記

臨江通守毛侯名其燕居之堂曰脩省余為書而揭諸楣焉既曰吾豈以是為觀美哉蓋以自勗也幸為我記之余諾而退伏而思之乃為之言曰君子之學者將以制其氣質之忸防其私欲之流而存乎大理

之正也于是乎有敬畏愫懼之志有脩治省察之功檢之于平居之時謹之于幽獨之際而驗之于日用動作威儀之閒兼脩乎内外無閒于隱微顯故能正其身宜其家以及于邦國天下苟居其位而任其事則匡其君而致夫理平之効在易之震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在書之無逸曰嚴恭寅畏在詩之抑曰尚不愧于屋漏在禮之曲禮曰無不敬聖人丁寧反覆而著之于六藝之文者如此其至也古之君子未有舍此而為學者也後之學者亦莫不誦其言而識其旨

能真知其當然而致力于斯者也然鮮矣今侯以學行貢于有司以賢能選佐茲郡以仁恕得吏民之心以課最書考工之牒蓋兼人之長而有之矣然猶以為未足兢兢焉于燕休之時而思脩省其中而不敢少自暇逸殆真知其當然而實致其力者歟傳曰仕而優則學殆任優而能學者歟其賢于人遠矣余窮居山林之下日勉焉而弗逮于是老至而及之矣觀侯之勇于自脩也能不愧乎因書以為記

安正齋記

余之內弟何坦平子既成其居室因山之面勢堂寢皆北嚮蓋其先基則然不能陽也日未南至嚴凝之氣已薄庭戶頗以為病及治其寢之後為小齋則南其嚮貯書數百卷筆墨几研之屬具在平子有母而兄弟之存者一人其子姪四人其家僮之能任耕者又幾人有田數百畝力耕以為養旦率其子弟朝其親退而理其稼穡之事與夫家之庶務賓客之酧接少暇則入其齋以休探其書而讀之攷古今世變之

迹以推夫人事之窮達得喪與古君子之所處此者久之克克乎若有得也于是名其齋曰安正而謂余曰嗟乎凡人之情方其流離困頓崎嶇檮杌之時所願者不過席之安而已矣及得其所志則又將恥隱約而羞賤卑皇皇然之乎五達之衢要高車逐大纛號其所長而見其所有以求足乎其欲也屢而得之則其進益急而求益大至于觸罟獲中機辟以殞其軀而禍其宗而此人者終弗悟也若是者皆弗能安于止者也今坦之知力固不足以與夫人者較也然

而懃力乎田畝足以養老而畜幼謹飭乎吾躬足以鮮尤而寡怨偃休乎一室而披覽乎書史足以泊慮而怡神榮辱得喪黜陟誅賞之故邈乎無以入于其中若是者殆其可謂安止者非耶余曰夫安于所遇不以窮約易志不以利達動心可謂知命者矣雖然謂止之大者無間于出處言止之至者不拘乎動息是猶權焉夫因物之重輕小人必得其中而止焉者權也隨其所居之地必得其法而止焉者君子也是故有一己之止有一家之止有天下之止有萬世之

止何謂一己之止首止乎直目止乎端口止乎正乎止乎恭足止乎重氣止乎肅聲止乎靜色止乎莊坐止乎如尸立主乎如齋此一己之止也何謂一家之止止乎孝者子也止乎慈者父也止乎悌者弟也止乎友者昆也止乎義與順者夫婦也此一家之止也何謂天下之止君止乎仁以出號臣止乎敬以奉令民止于寧以共上鳥獸草木昆蟲魚龍萬物之類止于各適其分此天下之止也若夫萬世之止者道也夫適越者止于越適燕者止于燕君子之學焉而弗

至于道弗止也故道也者萬世之所同止也以萬世之所止者脩其一己一家以及乎天下萬類之物使各安其止焉而天下理矣故曰論止之大者無間于出處言止之至者不拘乎動息子其無意于是乎平子曰嗟乎坦之所謂目乎邱陵而已耳而子覩我以泰山之嶢如也坦其敢不勉乎余謂若乎子之賢世固鮮其比矣又能聞善而勇于往也夫距可量哉書其說使置其壁間云

玩畫齋記

新喻何憲子其資專靜而孝友其為學甚勤而不倦

其究于易也有年矣嘗名其齋居曰玩畫而讀記于予予未有以告也則問之曰子之玩畫也何如曰白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此非聖人畫卦之序乎吾玩而得法象自然之妙焉圓而布之則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而陳之則乾肇乎西北而坤終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北非陰陽對代之義而所謂先天之學者乎吾玩之而得易之本焉體乾于西北退坤于東南長子

用事而長女代毋坎離得位而兑艮為耦此非八卦之變而所謂後天之學者乎吾玩之而得易之用焉噫大而天地之終始細而萬物之生熄幽而鬼神之變化顯而人事之吉凶悉具于是焉而豈言語文字之可旣乎此吾有得于畫而樂玩之也雖然吾嘗察夫宇宙之間一動一靜一闔一開一往一來無時而息也是果孰使然耶豈非太極陰陽之所爲乎然則未有是畫而易已著矣又孰能若是觀之耶余聞其言而善之曰子誠有見于易者也雖余之言無以過

此矣遂書之以為記

雲槎樓記

張華博物志言有僥于海上者每歲八月輙有浮槎至焉是于嬴糧而泛之遂至于天漢之上而荆楚歲時記則以為博望侯張騫使人夏尋河源時事二説不同疑之者曰槎水中泮水也世未聞有乘之者而河海之流豈能與河漢通耶雖然此直以耳目之見閑論之耳夫四海之外八紘之表怪詭之事何所不有其見于方今傳記多矣豈獨此哉蓋有不可得而

詳者矣至于倜儻之士假之以寄高邁之志則有足尚者焉若何勲彥脩者殆其人歟勲居渝水之南創樓以度圖史而名之曰雲槎蓋其性聰明志趣高遠生乎千載之下覽乎千載之上傷聖賢之不作而古道之弗行慨世故之紛龐而士習之卑陋其心恒拂欝而不平也時登乎斯樓故軒扉而望焉見夫宇宙之高曠日星之昭明風雲之來往于是超然遠想若乘飛槎之縹緲泛雲濤之浩蕩溯乎霄漢之間與安期羡門之徒翱翔上下四視人世之汙濁浮游蠛蠓

之聚散曾不足以一瞬而所謂榮辱得喪者又果足措意于其間乎此其假于波以寄其意志者如此嗚呼可謂壯矣昔若屈子嘗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欲仍羽人于丹邱留不死之舊鄉以觀反覆無窮之世變後之君子深有取焉勳之志其亦若是乎噫此豈齷齪澳涊之士所能識哉余既嘉其志遂書以遺之使書以為記

仁齋記

洪武七年冬余游渝川舍章皖子白氏章皖子白者

文肅公之七世孫而余婦弟之子也告余曰皖之先室于斯久矣曩者堂之左夾室扁之曰仁齋文肅公所命也皖嬰兒特長者嘗指其楣間之字以示皖焉今年壯矣猶能識之及夫兵燹之後皖歸而理其故址為室若干楹奠居者七年于今矣念自喪亂以來名宗望姓存者無幾苟存矣或不能有其室家保其先業焉而皖也不幸蚤失父母以束髮之年從姑氏播越于艱虞之時不自意有今日也而幸有今日豈非先世弱積于仁以覆幬我子孫乎今皖有習讀之

室仍命之曰仁齋著不忘也願賜一言以記之按文肅公諱顏字茂猷宋乾道間第進士歷事孝宗光宗寧宗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肅當是時朱徽公方倡道學之說為學士大夫所宗群小人嫉之詆以為偽公坐與徽公善宗其學見斥名隸黨籍而天下賢之一時以功名富貴文學政事自負高世者皆不得與之並稱同語此公儀之在人心不可沒也公之所以名其齋者以為道莫大于仁仁者得之于天而具之于心百行萬事由之以立不可一日而去蓋嘗聞之

徽公而服之于躬見之行事者也遂以示吾子孫曰庶幾勉之以永其世乎此公之志也皖也念文獻之湮微幸先澤之未泯推本世德懋昭明訓于是復室而揭之朝夕仰瞻以敬以念可謂得公之心矣嗚呼追想當時諸君子以豪杰之才志同義合褒衣大帶周旋唯諾共講聖人之道何其盛哉至于國論之臧否人才之邪正斯文之開塞關乎世運之盛衰又不能不為之深慨也百餘年來成均育才科目取士一用徽公之說而其學遂被天下俊髦之士皆得誦其

書以求聖賢之旨而為當世之用豈非學者之幸乎
夫子孫之賢能念其祖則其平生出處之大節學問
師友之源委與道之顯晦學者之幸不幸皆不可不
知也故具以告之皖方年壯開爽有氣節其質甚美
盧陵羅大紀先生者其師也將迎致而卒業焉于是
乎有志矣以美質得良師而又有志焉孰能禦之章
氏自春陵使君兄弟以來 耀其德五世矣其將復
興乎

篤煇齋記

鄧君敏孟與余有姻聯之好其齒加于余者二焉其好學嗜古則倍于余也為人恂恂恭謹語若不出諸其口而學無所不通殆所謂博聞强識而讓者焉語余曰吾讀易至大畜之象而有得也命吾之室曰篤輝古者盤盂几杖莫不有銘以著其警戒之意室者吾所安以為學者也其于盤盂几杖也大矣獨不可因其名而著其義以為朝夕之勗乎余曰易之取象也非一乾老陽也至剛天之象也其行健故以剛健，稱焉艮止也一陽止于一陽陰之上山之象也其體

重厚有篤實之義焉聖人于大畜之象發其旨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言秉剛健篤實之德積久而充盛則光輝日新也孟子曰可欲之為善充實之為美充實而有光輝之為大孟子之言殆本于此乎將所傳者一道不慮而同歟是故知剛健篤實之可欲者知也學者之事也積而至于充實者仁也賢者之事也充實而有光輝者仁知之盡也大人之事也合而言之一也理無精粗也道無本末也上焉者居而由。之下焉者合而及之如斯而已矣今君讀易而有

得于是非知與其處也朝夕者焉曰庶幾乎庶幾乎非念而及之與是道而弗變內之積者將充然而實外之見者將炳然而輝哉詩不云乎學有緝熙于光明記不云乎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以此為君之勗其可乎遂書于室之壁

贈何勲赴大學詩序

今天子既定海內脩立制度以為莫先于學校即位之四年詔天下皆立學重其師儒之選必試于禮部而後授之取民之俊秀者使之教養月考季錄以責

其成效而部使者守令以時勉勵之于是三載矣乃命擇肄之士年二十五以上者悉遣詣　京師蓋升之　國學考其優劣而任之以政以示取人于學漸復古制之意新喻諸生之當遣者若干人而何勲居其首勲故宦家子也其先連世以文學貴顯勲為人資性頴敏而恂恂謹飭其治業甚勤而又甚達于當世之務夫生于縉紳之家則其見聞必異治業勤而立志遠則其學必茂達于世務則其才可任使舉而施之于政殆必有可觀者庶幾不負于學校矣然余

闡宋熙寧時嘗更學政以舍法造士其節目詳盡而教養有方考覈升進皆有次第浮躁者不得陵獵而妄庸無實之士亦不得肆其誑欺故人有自勵之志而無苟且之心信道于古之良法也今國家誠留意于學校幸取其法而行之待之以不倦期之以積久將見得人之盛必有異于今日者焉中朝公卿大夫尚有慮及于此者乎勲之往也其叔父坦齋能賦者為歌詩以壯其行而全為之序

存心堂記

存心堂者番陽王氏之燕室也王氏之翁賢而知學年彌高而德彌盛其行信于友而著于鄉存心者其所自稱而遂以名其堂也余嘗聞之心也者神明之府也性也者所具之理也天也者理之所具自出也曰天曰性曰心其致一也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是故誠明者不撡而存者也明誠者撡之而存者也遷于物欲而忘反也者放而不知求者也不撡而存者聖人也撡之而存者賢人也放而不知求者衆庶幾也此聖賢衆庶也所由分也鈞是人也鈞是心

也而相去若是其遠也存心之義大矣今翁坐乎一堂之上而朝其子姓少長尊幼升降揖遜雍雍乎其和也秩秩乎其有序也詔之以仁義導之以忠信奉命以周旋蚤夜以敬恭一家之教成于是矣而有不本于心者乎由是而推之邦國天下有不同然者乎聖賢之學有外于是者乎使王氏之子孫存翁之心而不替乎學有不興起而光顯者乎翁之子原曾為江西行崔從事以翁之命求記于余也于是乎書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為己而已反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而達也欲其有諸己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己者必自責而不循于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文必度其時之可為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教者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與僕馬冒

足以動其中哉其難造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祿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敎然持其權衡尺寸稱度而進退之幸而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于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于是上之人自以為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為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奬奬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為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没齒貧賤者衆矣

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為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異端叛逃之民果于異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何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為學者皆內而弗外為已者也而同德之為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患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為也惟其自貴而不徇于外也故不為時之所知崎嶇連蹇至所窮且老矣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

樂而無悔于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為文以記之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莫用而義喜其能自愧而不徇于外幾于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遠還其所聞以為之記

劉仲脩先生文集卷八

書

答梁孟敬書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意于經籍而獨學之寡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于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　馬執事之言曰諸如

或曰或不曰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于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山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

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于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

之貧　其職守而取今之用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教常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于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

之謹嚴莫過于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于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于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

之故曰首正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
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平
皇尹氏立于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
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寔錄而其紀載
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
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
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閱而知之而
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寔也或會而盟
盟而同舊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

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貳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子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子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于之二者

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它如書宣人來則先言州
公如曾書齊侯伐北燕州遂書槩齊平皆是物也子
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
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
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
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它如程
子之傳倒有曰將卑師少倒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
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
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

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正之為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攫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之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為哉聖人將昭大辨于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 之則所謂

隱微者　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所作乎
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　之乎易顯白
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　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
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
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辯而嚴矣其失則
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
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
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
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

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識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又曾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

羊者幾希大較説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煉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奪也聖人之微詞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説弗通焉又為一説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

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固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

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周鼎傳書

某清江之宵生也幼蒙父祖餘業身不親稼穡之事

年不特斷剖之器智不能乘時居發以逐什一之利唯粗知讀書竊窺古人之用心與其脩身行己之際仰而企之不知其力之不足也性質朴魯不識時變人之所超己或皆馳窮居獨處語焉而寡和行焉而無徒智能俊偉者咸共咻而笑之然其　自待者甚遠且大以為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安知無與我同志者哉苟無有也後乎今之世又安知無同我者哉昔人固有百世而相感者何沒沒于知乎用是守其拙學自信不疑今執事生長異郡非有里閈之好姻戚

之聯聲氣容貌未嘗有一日之接乃惠然教之以書陳義甚高自處甚下而獎與甚至人豈有不哉好德樂善之誠不自知其貶損道德先于庸朽之為辱也然則僕所望于天下後世者固出于本而其相距不越百里而近執事之賜不已大乎執事曰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立功以濟民窮而在下則必立言以淑後于是又知執事之志果有以伴于右之人而異乎今之人也然僕幼誦穆叔之言長而竊有疑焉以為近于道而有所未盡杜氏不能推明聖人之學折衷

其義徒為淺陋之說而後之君子亦未有辨之者其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氏曰立德者黃帝堯舜立功者禹稷立言者史佚周任臧文仲黃帝堯舜誠立德矣果無功乎禹稷誠有功矣果無德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詞立其誠去德而立言可乎詩書六藝皆聖賢之言也舍是而稱三子者果能賢于詩書六藝乎以余觀之德者所宜先也有其德則立功立言無往而不可也亡其德則立功立言無往而可也所謂體立而後用有雙行

也抗功言于德而為三者非也謂黄帝堯舜專于德
禹稷專于功三子者專于言亦非也且其意以為立
言者不若立功立功者不若立德又非也德也者宜
乎其上矣功之與言非有優劣也惟其所遇而脩之
耳孔孟不得見之行事而施諸空言萬世賴

豈在禹稷下耶執事所謂雖時有窮達不同而功之
與言未始有不同者是也當春秋之時先王之迹遠
矣學者不覩道之大全一節之善一言之當即以為
至矣不然臧孫者孔子譏其竊位又數之不仁三不

知三烏在其立言哉故曰穆叔之言近于道而有所未盡杜氏不能推明聖人之學折衷其義徒為淺陋之說而未有辨之者也執事博聞强識敦善不怠誠僕所畏敬而願以為師者也况施之先而禮之厚乎輙因訓誨之言竊陳所懷以答大貺而求切磋之益幸不賜絶而終惠焉不具

答鄭椿齡書

春間解后一會別後豈勝顒傃鄭壻還得手敎累幅承起居安隱且弗能合并之歎追念十年前朝夕游

從此樂不可復得讀之惘然真若夢寐然君子隨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前此好境如夢今此逆境獨非夢乎當以是觀之兄莫年失壯子出入寡助此誠可恨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又幸康健天日將復清明未必無桑榆之福用此開釋要無留滯于胸臆也某跧伏窮谷依庇姻戚皆無足道獨素性喜間曠厭喧雜久居林下猶魚鳥之得江湖頗以自慶而簪冠芰製亦鄙性所安入冬來親老患瘧已近兩月老人久病未免虛乏荒村藥餌極難得寸心燋灼豈復能

役志筆墨乃聞賢守新城已完百廢具興欲以記文
見屬此皆諸君將惜之過而不悉區區之心不敢當
此大筆也人莫貴于自知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
之未能信故開之自知聖人有不能與者如僕學識
寡陋豈敢自欺以貽朋友之羞其詳已具南皐書中
復此喋喋者欲望兄為中此意千萬無勤行人遠道
往反不能稱荅厚意適重其戾此所深懼相見尚遠
歲莫加愛不具

回南皐書

婭壻鄭伯威還獲所賜書教承動靜安吉惠筆二枝亦已領受感尉無量又聞賢守興發補弊若新城若三齋殿皆完美堅固保障一州甚盛事也第云欲具禮謁記于僕則非所敢當僕學術空疏朋友所共識南皐亦素知之所以猥相稱引者不過欲曲成其名而不悉固陋之心寔不敢徼名也且使吾聖人之教因乎人情以制禮順乎人情以立義其事也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際其道也不違乎日用常行之間居之甚安也由之甚易也然求其真知實踐而無愧焉者

世未見其人焉西方之道高邈峻絶不可以書語求不可以知解得爲之師者常高其門垣去其梯堦使其徒如立懸厓峭壁之下曾不念其渴飢暑寒趺坐一室晝夜惟念若存若亡如此者歷歲踰年而後稍有所契矣復出而參之于其友叩之于其師往來乎道路跋履乎山川如此者歷歲踰年而後僅乃得之可謂至勤且難矣然而傑然特立荷其道而作者代不乏人豈非奇雋魁壘之士多折而從彼耶若世所稱雪巖高峯空中寂照此其人父子祖孫相繼于百

許年間即而論之其戒律之嚴若秋霜夏日其機鋒之捷如轟霆激電其論議之雄如長江大河其負荷之重如泰山喬岳可不謂傑然特立奇雋魁壘者哉翠峯上人嘗事寂照于金華之白雲親承其楷誨而用力于是蓋有年矣寂照既歿乃遍歷諸方最後至昇之天界知賓客之事一時名士大夫莫不願友之既而聞江右上游多佳山水修行之士往往栖于其間。于是襆衣躡屐而來其來也大史宋先生景濂為歌詩數百言以贈之稱道備至而上人至吾郡有徵

言于余噫余為吾之甚安且易者猶有愧焉尚能知
子之所至勤而難者哉然予之于子之師既有所聞
矣其授受原委既明而足徵矣苟持其精進不退之
志勉而為之寍有不足者乎它日吳楚之間有杰然
特立荷其道而作者必子矣奚在于言哉宋公余師
也子 見之以余說告焉而質其可否也

書重刻山陰集後

予友劉東園重刻其先世山陰翁集予得而讀之其詩諸體皆佳而七言絕句尤佳不徒深入簡齋門戶亦可與晚唐諸賢白戰于變風境上而莫之雌雄者讀其辨穆叔三不朽之說又恨杜征南不及見也讀其與梁石門論春秋本旨又恨胡文定公不及見也初翁應聘至金陵潛溪宋公以詩贈之曰有多少縉紳求識面江南文價為君低夫潛溪在當時獨步木天虎視文苑顧于翁推遜如此夫豈阿所好哉蓋翁

必有犁然受其心者矣　乎此集掇拾于患難流離
之際散逸甚多而憐　者憾焉雖然金片玉屑世固
寶之孰謂君子　之藝可以傳世者而貴多乎哉東
園此刻亦庶乎孝子慈孫之心也
嘉靖癸丑閏三月清江後學敖英書